

每天上班,我总会在第一时间打开电脑。然而,4月22日注定是一个让人如锥刺心的日子。当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周生在微博上发布的一条噩耗——“沉痛哀耗!上海女作家程乃珊今日凌晨去世。很痛!她书写的旧上海,还原这个城市贵族的尊严、高雅而温馨……”映入我的眼帘时,我如遇五雷轰顶,一下瘫坐在了椅子上……

上个世纪80年代,对于程乃珊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原本,我只知道她出生于上海,曾在香港生活过,但上海始终是植根于她内心的故乡。因为她写的许多文学作品,大多与上海这个城市有关,更因为她说过:“城市这个名字其实是空的,它一定要由建筑、人、传奇构成。一个不会制造传奇的城市,再大也只不过是城市,不能称为都会。这就是上海的魅力,我生为上海人而自感幸福和骄傲。”然而,1986年初夏的一天,当程乃珊和另一位女作家袁敏一同走进浙江上虞县小越中学时,我才知小越竟是她外祖父的家乡。

那时,我在小越中学任副校长。当寂静的校园里一下走进两位知名女作家时,校园沸腾了。师生们喜出望外,奔走相告。被师生们簇拥着,两位女作家的脸上自漾着无限的欣慰。但见程乃珊白皙娇嫩的脸上,更是红云晕染。她一边用双手优雅地与师生们打招呼,一边笑容可掬地打量着每一个人,惟恐漏下谁。于是,我心头不禁暗暗掠过这样一丝念想:“人家到底是从上海滩来的,这种气质和风度,真是难得一见!”

进入校长室,一番简单的交谈后,我了解到程乃珊籍浙江桐乡,上虞小越是她外祖父家。她的曾外祖父潘鹤年、外祖父潘德民老家就在小越潘家楼。潘家是大户人家,当年成片的深宅大院可谓雄踞一方、傲视群邻。小越中学如今的部分房子,也是潘家楼的一部分。然而,程乃珊却对家族过去的荣耀只字未提,她说得最多的是外祖父、外祖母对她教育成长的影响。她说:“包括父母在内,我们一出生就在上海。先前来也未曾来过上虞小越,但外祖父、外祖母家浓浓的家乡情结,以及其举手投足间,一颦一笑里挥之不去的人文情怀,给了我刻骨铭心的浸润。故乡,就是河对岸的灯,在那儿闪亮、召唤、诱惑,让你生出无穷的怀恋、向往,时刻做着回家的准备。我时常以‘上虞小越人’自称,因为我身上保留了太多小越人的习性、爱好。这不,我也吃得惯霉干菜、霉干张啊!”说着说着,她就爽朗地笑了起来,脸上立马飞起了极好看的红云、粉嫩粉嫩的。我甚至发觉,连她的笑也显得那样的有知性,内敛而不张扬。

拉近了距离,大家的话题顿时宽泛了起来。不过,谈得最为集中的还是文学。她知道我是高中语文教师,就叮嘱我:“一定要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文学的兴趣,多读多写文学作



人物

## 永远的优雅知性

赵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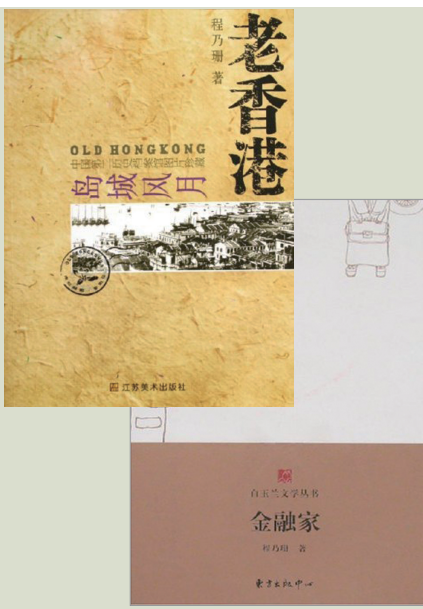
品,多去接触文学灵动的叙述,呼吸文学新鲜活泼的气息,这样更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引导他们更好地去观察社会、认识社会。这也是一种素质啊!”而当她得悉我们成立了多个写作兴趣小组,并有油印的文学期刊《绿野》时,她又笑了起来——笑得依然那么火红,那么好看,那么富于涵养。

再次见到程乃珊是2004年11月6日。这一天,正是上虞市下辖镇党委、政府举行乡贤、杂文家徐懋庸纪念馆落成典礼之际。在活动现场,我惊喜地发现程乃珊与其他16名作家也应邀赶来参加活动。她还是一身普通但十分得体的服装,给人的感觉依然是淑雅端庄。当我握住她的手,向她介绍我曾在小越中学接待过她时,她恍然大悟,满脸飞红:“是的,是的,那时你还是校长,可现在是部长了。你工作这么忙,还老是读到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发表的作品,不简单啊!”“比起您来,我差远啦,得好好向您学习!”我惭愧地说。“不,不,我们应该一起向我们的前辈和乡贤徐懋庸先生学习才是呀!”她淡淡的微笑是那样的真诚,那样的有韵味。活动结束后,当我提出要与她合影时,她谦和而直率地说:“没问题,来,也叫上我丈夫!”她边说边招呼远远地站在一隅的严尔纯先生。以后,每每拿起这张合影,我都会喃喃自语:“程乃珊是咱上虞的掌上明珠,她那好看的脸连同那特有的气质,直透着名门闺秀的风范,能拥有一张与她的合影,珍

贵哟!”

以后,凡家乡有什么文化活动,只要发出邀请,她都会尽量前来。她曾告诉我:“谁让我是上虞的外孙女呢!”她那绯红的脸和爽朗的笑声告诉我:她高兴,她乐意,她比别的作家更有发言权。

2004年年底的一天,作为一年一度家乡虞舜文化周重要活动之一的白马湖文化研讨会在青山绿水的上虞宾馆举行。上世纪20年代聚集在白马湖畔的文人、学者以及由此萌发的白马湖文化、白马湖作家群等白马湖文学现象再次激荡起近70名与会研究者的激情。程乃珊就是其中的一位,她说:“白马湖文化与海派文化有着深厚、密切的关系,正是由来自全国、世界各地人才带来的原创乡土文化才最终汇聚、融合而成了海派文化。”想起她曾经说过的另一番话:“海派”是与时俱进的,而不只是某个历史时期的定格。华靡摩登、中西交融,恰恰就是海派文化的灵魂。”正是凭着她对“海派文化”的熟知,她才更洞见“白马湖文化”交融、创新的珍贵。因而,她才更能够独具慧眼准确地预知和判断:“对白马湖文化的研讨、社会对文化现象更为深入的研讨和关注将预示着上虞新一轮文化高潮的到来和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高潮的到来。”而今,她的这种预期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若地下有知,她是理应欣慰的。



行走

## 它还活着,这本身就是传奇

张陵

田野清风。我们的车沿着乡村公路去丁蜀镇看前墅龙窑。当地作家徐风告诉我们,前墅龙窑是明代建造的,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直到现在,前墅龙窑还能烧制陶瓷。能看到这样的古窑并不容易,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赶上装窑,亲眼看看工人劳动的过程。其实,前墅龙窑我在照片上见过。一次是看老照片,可能拍于上个世纪早期,斑驳模糊,却很有历史感;一次是看新照片,夜间拍的,又是打灯,又是变形,唯美得很,就是找不到沧桑的感觉。

真实的龙窑,自然不像新照片那样夸饰,也没有老照片显得那样沧桑。稍远看去,龙窑沿坡而上,约有几十米长。大概窑身有如龙脊,才因此得“龙窑”之名。窑身上面用木柱支起挡雨的顶盖,有如南方的屋顶一样,形成随坡起伏的自然线条,颇为流畅。瓦片叠在一块,错落有致,向上延伸开去。岁月把屋瓦都刷成了很纯的黑色,更显示了乡村民窑质朴的味道。窑门口立了一块石碑,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是国务院2006年公布的。进了院子,能看到几间由陶罐垒拼起来的工作间,墙角杂乱地堆放着陶盆瓦罐之类的东西,散发着世俗生活的气息。主体部分当然还是窑体本身。其实并不像远看那样壮观,倒像个长长条的土堆,灰头土脸。窑内空间狭小,入窑时,只能一个人挤进去,有点发胖的,就会卡在中间,进退不得,一定非常狼狈。这种工作条件,难为了现在的工人。我们来得不巧,没赶上装窑的日子。活儿不多,显得清静,也让我们能够上上下下随处走动,找感兴趣的東西看看。

龙窑的负责人姓吴,五十开外,看上去淳朴厚道。他说自己是徐风多年的朋友,很喜欢作家们来这里看看。徐风正是在这里深入生活,写出了很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国窑》。吴师傅说,自己从20岁就在这里干活,算起来,至今也有几十年了。说起这座古窑,他有一种自豪感。前墅龙窑是迄今还在作业的惟一一座明代古窑,更重要的是,它原汁原味保持了由建窑时代流传下来的工艺操作方式,一直没有什么大变化。当然,说着说着,他也会流露出一点惆怅的心情,说他现在每个月才能开一次火,一次只能烧制6000件陶器。用传统的工艺,需要大量的松枝,不够环保,成本又高,和现代化的龙窑根本无法竞争。

走一圈下来,就能慢慢发现,这龙窑虽陈旧,但还没那么古老。因为一直在使用,窑身会不断受损,也会不断修补。这么多个年代下来,沧海桑田,窑身上的土恐怕不全是明代的土,屋顶上的瓦恐怕也不是明代的瓦了。这样看来,作为物质的文化遗产,它实际上只是宜兴古窑遗址中的一个,价值并不独特。但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就具有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文化价值。前墅龙窑一直顽强地保存着那个时代的工艺操作方式和形象风貌,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坚定地延伸着民族的文化精神传统。它像一座古代纪念碑一样,激发着后来人的精神,给后来人以力量。

前墅龙窑建成的年代,也就是600多年前,宜兴制陶业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丁蜀镇一带紫砂矿的发现。从此才有了紫砂壶。新资源的开发,带动了科技的进步,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宜兴虽有7000年以上的制陶史,但真正使这座城市具备自己独特文化品质的,要归功于紫砂壶。一把紫砂壶,可能改写了宜兴的历史,改变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命运。站在这古窑前,有点不相信,这么土的老窑,能烧出那么精美多姿的紫砂壶?作家徐风在他的小说里,对此有着非常翔实入微的描写,他告诉我们,紫砂壶这么好的艺术品,就是在这样的龙窑里烧制出来的,靠的就是师傅的技术。想想历史,再想想现在,很多感慨涌上心头。

说到紫砂壶,有一个特点很少引起人们关注。几大名窑发展,其实都少不了皇家权力做推手。现在的商家,很喜欢拿康熙、雍正、乾隆这些皇帝们说事。买卖做得越大,越需要拿皇帝们说事,以提高和支撑瓷器的价值。那些和皇家文化挨不上边的,也会千方百计编出各种故事,让人相信有关系。最好是和皇上有关系,次一点的名门贵族也可以。我们听到紫砂壶的故事不少,刻意编造出来的也不少。但是,不管编得好坏,都和文人骚客有关,很少拿皇家文化来装饰和提气。一把紫砂壶能成为名壶,靠的是艺术家的个人精神修养、文化品格、艺术悟性以及表现技巧。而这些艺术家,绝大多数是从当地文化人或陶瓷师傅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来自人民性的清高品质,是紫砂壶的灵魂,也是紫砂壶能够成为一座城市文化名片的灵魂。

紫砂壶艺术自身的发展,也很值得一说。想必当时紫砂壶也是拿来沏茶的,很实用,谈不上什么艺术性。由于紫砂壶独有的表现空间的可能性,激活丰富了文化人的艺术想象和表现方式。在历代文人的感悟、把玩、品味的过程中,慢慢变成了艺术品,慢慢构建成紫砂艺术。由于文化人的介入,紫砂壶才会成为艺术品;文化人介入的程度越高,艺术价值就越大。这是艺术规律,也是紫砂艺术的规律。现在资本热钱疯狂炒作,用金钱的力量来稀释紫砂壶的艺术规律,扭曲紫砂壶的艺术本质,倒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其实,从有关资料了解到,前墅龙窑虽在丁蜀镇境内,但当年烧制紫砂陶器并不多,估计也没出过什么名瓷。它可能只是一座没有传奇故事的普通古窑。现在那些专制紫砂、有着传奇故事的龙窑不是早已成为让人凭吊的遗址,就是被现代工艺改造了,失去了往日的旧模样。只有这前墅龙窑,以完整保存古老工艺的方式恢复紫砂壶童年时期的记忆,让后人找寻到紫砂艺术生命的源头。它今天的窑火也许不那么旺,却没有熄灭。那种用松枝烧制出来的瓷器,虽不一定是紫砂的精品,但也许会散发着古代文化特殊的芬芳,或者不时会悄悄传来历史的回声。它还存在着,还活着,本身就是传奇。

有点阳光,照在古窑上。吴老板站在窑门口为我们送行,还是一脸憨厚。真想告诉他,你其实做着一件很大的事。想了很久,还是没有说出口。



前墅龙窑

2010年11月24日,老战友朱向前带我到高安市龙潭镇古丰村一古董商人家里去“淘宝”,见到一块疑似古代某花园亭阁上遗留下来的小幅匾额。

该匾额为株木质,髹漆红底黑字,上边和左边各有一道裂缝,但对于整体品相并无大碍;中间正文为“天光花影”四个雕刻大字;前后皆刻有题款并印章,前款为“甲戌年夏月”,后款为“三友主人”;前上方一款闲章为篆书“啸云”,后下方一款正印为篆书“瑞白真印”,外加一款闲章为篆书“自若”。

题款字为行草,正文文字为篆、隶、行结合的综艺体,笔力遒劲老到,力透纸背;笔锋铁钩银划,旁逸斜出,字形玲珑变幻,超凡脱俗,潇洒飘逸,实为别出心裁之高人杰作,只是一时不知作者为谁。鄙人虽不谙书法,但自信走遍全国,阅字无

鸟,表达得情趣盎然而又法理圆融。但其书法作品则罕见传世,也许这幅匾额题字可能是他惟一存世世的墨宝也未可知。尤其是该匾牌前款所题的“甲戌年夏月”,换算成西历为1634年,推演为皇朝年号则为明崇祯七年。这一年,瑞白禅师恰好50岁,正是诗词和书法艺术均臻于炉火纯青的成熟老到之期。而这一年距今已达376年之久。综合以上因素,它的珍贵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也许有人要对上述印章的含义产生怀疑,为什么它要刻为“××真印”,而不是通常的“××之印”呢?其实这很容易理解,之所以如此,无疑是因为瑞白禅师乃一代掌握了禅宗真谛之哲人,故当年为之治印的金石家特意给他敬奉了一个“真”字来置换那个常人所用的“之”字,于是便有了“瑞白真印”的印文。



讲述

## 捡到一块宝

聂冷

数,却从未见过此等书法,因而见之不觉眼前一亮,摩挲久之,不忍释手,最后终于讨价若干,把这块匾牌请回了家。

入夜,上网搜索根底,查得署名为“三友主人”之作者正印“瑞白真印”中,“瑞白”二字为明末曹洞宗第三十三世(亦有称为二十八世者)高僧、太湖弁山(今浙江湖州)龙华寺方丈瑞白禅师之宝号。瑞白禅师俗姓杨,名明雪,安徽桐城人,出生于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4年),圆寂于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世寿57岁。瑞白禅师不仅法名远扬,而且恰是当时全国驰名的诗僧和水平高超的书法艺术家,至今尚有《瑞白禅师语录》十八卷传世,其中小诗诗偈、茶话公案,开人心智,点化迷津。他的诗偈如流水欢歌,明白晓畅,自然天成。例如他在五言诗《闻画眉声》中写道:“空山有画眉,时向窗前语。问渠何所言,报云柏树子,观而为人提,阿谁会此意。炽然说法罢,飞入峰头去。”其自然天真、生动活泼之禅心借一只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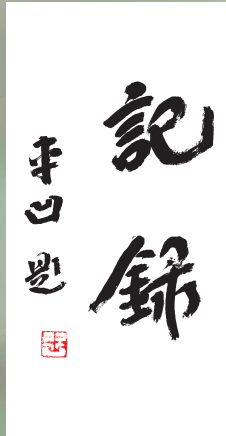
而正印之下的“自若”二字闲章,在佛法中则是“逍遥世外,得大自在”的意思,这既表明了瑞白禅师飘然出世的立身姿态,也表明了他的书法艺术的超然脱俗之境界。这两方印章正好说明了为什么这幅书法前后两字的笔调和造型会迥异于世俗的写法——因为它本来就是出自一名追求超凡脱俗和自由无碍精神境界的禅林高僧之手;也只有获得了精神大自在和行动大自由(即所谓“自若”)而又深谙书法艺术变化之妙的瑞白禅师,才能写出这种字来。

但是,瑞白禅师本是湖州龙华寺的方丈,那么,他书写的匾额为什么会出现在江西高安呢?经查,原来瑞白禅师早年在绍兴云门寺的圆澄禅师门下得法,于天启三年(1623年)五月结缘于太湖弁山,在此间的荆棘草莽中找到三国时代初建而已经毁灭多年的龙华寺遗址,全力支持重建,并驻锡该寺13年,致使龙华寺重新成为香火鼎盛的江南曹洞宗名刹,因而被誉为龙华寺和曹洞宗的中兴之

2011年,上虞市文联举办江、浙、沪、赣四省作家看上虞活动。因为来的作家多,分配采风活动时,大多数作家都愿意定格在上虞历史文化、山水旅游上,而对商贸、三产方面的采风题材,并不感兴趣。于是,难煞了文联。当文联主席惴惴不安地与程乃珊商量时,想不到,她竟一口应诺而替我们解了围,并很快走进书店去采访,写出了《为故乡鼓掌》的长文。在我看来,程乃珊之所以敢接这样的棘手棒,除了缘于她的谦和、她的通达、她的善解人意,更缘于她殷实的生活积累和富庶的写作资本——要知道,从小在上海、香港两地生活,程乃珊既有对上层工商、金融界生活的丰富感受,又经历过特殊时期的变故和磨炼。同时,她具备沉到最基层以至最普通家庭进行采访的作风和实力。而且,作为家乡的外孙女,她似乎更有感情也更有底气去完成家乡交给她的任何一项工作。

曾听上海的一些作家说起,她在家是个孝顺女儿,母亲生病的时候,每次碰逢外面的活动,她都会早早返回。她不仅早上给母亲烧饭,晚上为她洗脚,还多次表示想写一部作品送给母亲。有一次,陪她吃饭时,我有意识地提到了这个话题。说到母亲,她的脸色又变得红彤彤,看得出,她与母亲的感情之深。“我7岁时母亲就亲自教我弹钢琴,以后精通英文的母亲还教我英语,一直到后来我考人大学英语系。母亲平日更是教育我们要孝敬长辈。她不仅这样说,还常常给我们示范表率。母亲的人格,母亲对我的关心,可谓是我终生,让我一生受益。我从小知道,上虞是虞舜和曹娥的故乡,他们分别列男女二十四孝之首。作为上虞的子民,我们都应把孝德传承好、弘扬好。你想想,一个连父母都不爱孝的人,又怎么期盼他去爱家乡、爱人民、爱祖国呢?”没料到,她竟将家乡的孝德作了如此由己推人、由点到面的充分诠释。我知道,她的血管里流淌着太多家乡淳朴的美德、醇香的孝德。我向她敬酒,她将一小杯女儿红一干而尽。于是,脸色更红了,也更好看了。“她不就是家乡真正的女儿红吗?她的身上永远散发着优雅的红、知性的醇、高贵的醉。”我突然想到。

如今,她走了,走的是那样的匆忙,以至连想和她再说几句话、再握一次手也不能。这几天里,我每每想起,总伴随着一种悲凉,不尽是人寿无常,分明是知交零落。曹植曾经有诗云:“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难道我们与程乃珊就此永别了吗?不。杨澜在微博上说:“一个怀旧的人,更坚持人性中的高贵优雅。悼念她,她会继续活在她的文字里。”“见字如面”,她就活在她的文字里,她也永远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



前墅龙窑